

烽火

曙光

源流

通道

前哨

熔炉

关键

和合

观察

# 大连湾尖端的土丘里埋藏着秘密 六罐谷物改写历史

本报记者 曲琦

大连湾的尖端，一座土丘濒临黄海，因地势突兀高起，被当地人称作“大嘴子”。

4000年至3000年前，这里炊烟袅袅、稻浪翻涌、渔获满满；4000年后，一条城市快速路从此穿越而过，车流日夜不息。很少有人在此停留——人们不知道，路旁这座不起眼的土丘里，埋藏着一个改写东北亚历史的秘密。

## 半岛尖端的海边聚落

若不是刻意寻找，记者也很可能忽略路边那块刻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大嘴子遗址”的石碑。

39年前的春天，就在这片土地上，考古队员用手铲敲开了一扇历史的大门——一个筑有半地穴式房屋、环绕石墙的古老聚落，以及一罐罐沉睡了3000多年的谷物，让学术界为之震动。

大嘴子遗址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东南约2000米的黄海岸边，坐落在三面环海的半岛尖端台地上，高出海面约10米，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它最早于1959年被发现，至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被确认已进入青铜时代。

今年72岁的刘俊勇，退休前是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也是1987年大嘴子遗址考古队副队长。3月底的大连，阳光明媚，站在遗址所在的悬崖之上，耳畔是猎猎海风。“那个春天，比现在还冷！”聊起当年的发掘现场，他的语调立刻高昂起来。

1987年3月至7月，为配合城市快速路建设，考古队对大嘴子遗址进行正式发掘。遗址分为第一、二、三期，考古队在山坡上划出5米×5米的探方128个，实际发掘面积约3300平方米。当耕土层陆续被揭开，一处完整的青铜时代聚落渐渐呈现在眼前。

3000多年前的先民，居住在半地穴或地面石筑的房址里。这种半地穴式房址有圆角方形、圆形和椭圆形，建造方式十分精巧：先在地面挖出浅坑，深约三四厘米，上口宽于底部，形如倒扣的锅；屋顶以木椽为架，抹上厚层草拌泥再覆草顶，远看如同“地窝子”。这种朴素的营造智慧，既能抵御海风，又能冬暖夏凉。

历经数月发掘，考古队共发现39座密集分布的房址，出土各类器物1400余件。更让人惊叹的是，在三面环海的半岛与大陆接壤的一端，先民还依地势建起了三道半环形石围墙——最长的一道残长39米、高约0.5米，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石墙的存在，连同出土的铜戈、铜镞、石戈、石矛、石铍等兵器，表明当时的先民已越过原始社会阶段，具备了“城”的防御意识。

## 一粒稻米的北上

在刘俊勇家中，记者看到一本收录遗址出土文物的画册。大量陶器的图片诉说着先民的日常：它们以灰褐色夹砂陶为主，多为手工制作，部分口沿经过慢轮修整，器型有壶、罐、碗、盆等。陶器多为素面，常见刻划纹、刺点纹等装饰，还发现了彩绘陶。这恰好与三十五号房址出土的两方研磨红色和白色颜料的石砚相互印证——看来，4000年前的先民

已经开始绘制美丽的陶器了。

真正让考古队激动至今的是在三号房址发现了6个陶罐，里面装满了炭化谷物。经仔细辨认，一种是肉眼即可认出的稻米，另一种是小米。在绘图、拍照完毕后，他们立刻将这些谷物封存。“当时陶罐已经被压碎，里面的稻米、粟或黍的籽粒，有的已炭化烧结在一起。我们用罐头玻璃瓶，整整装了十几罐，数量非常多，完全超出预期。”刘俊勇回忆这一幕时，语气里仍带着当年的兴奋。

为确定籽粒种类，考古队先后邀请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专家鉴定。沈阳农业大学董钻教授等人认为炭化谷物系稻谷籽粒和高粱籽粒；浙江大学专攻稻作研究的游修龄教授判断其为粳稻，并提出“大嘴子遗址出土的稻米，不仅对水稻在国内的传播很有意义，可能对传至日本的北路说也提供了新的材料”。

这一发现具有颠覆性的学术价值。传统认知中，中国是人工栽培稻发源地，最早驯化稻见于浙江浦江上山文化，距今约1.1万年至8500年；南方是稻作区，北方传统为粟作区，以小米、黍为主。而大嘴子遗址出土的稻米，成为中国迄今发现的史前栽培稻遗存最北地点。

在此之前，中国稻作东传有南路说、中路说、北路说等假说。其中，北路说的证据最多，是一条从长江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的弧形路线，以陆运为主，兼有短程海路，以接力的方式传播出去。这条路线共5站，除了辽东半岛，其余4站过去都有稻谷(米)标本发现，大嘴子稻米的发现恰好补齐了这一闭环。其梗

稻类型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早期稻作品种高度一致，加之沿线陶器形制、积石墓等文化遗存的相似性，共同印证了这条传播路线的可信性。这6罐谷物，让东北亚文明交流的图景变得完整而清晰。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大嘴子遗址的稻作研究又迈上了新台阶。2009年，山东大学靳桂云、栾丰实教授等对大连地区多个遗址采集的土样进行植硅体分析，其结果颠覆了此前“大连地区稻作最早出现在双砬子三期文化(3000多年前)”的认知，将稻作历史提前到龙山文化早期，即4500年前。这意味着，稻作农业一出现在胶东半岛，就迅速传到了辽东半岛南部大连地区，两地几乎同步。正如刘俊勇所言：“现代科技就是考古工作的翅膀，让我们的研究更加精准。”

## 被唤醒的故事

改写了东北亚历史的稻米，长什么样子？在旅顺博物馆的展厅里，记者见到了它们的真容。

稻米因火烧炭化，呈黑褐色，部分烧结块，颗粒形态清晰可辨。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粳稻，耐寒、生长期长，与现今东北大米品种同源。隔着玻璃展柜，这些黢黑的米粒安静地躺在那里，很难想象它们曾在3000多年前的陶罐里，等待着一个春天的播种与秋天的收获。

在稻米的上方，还展出了一个双孔石刀，两端圆润，中部规整地钻出两个圆孔。它正是用来收割农作物的农具，双孔用来固定绳

索，是近现代铁制掐刀的前身，效率远高于手持石片。一把石刀，一罐稻米，农具与谷物的搭配，勾勒出农耕文明的生动场景。

“这件石刀既保留了大连本地新石器时代石器制作的传统，又能见到中原商周文化的影响，印证了大连在早期中华文明交流融合中的地位。很多人觉得大连远离中原，文化底蕴不深，但考古证明，这里自古就与中原、胶东半岛紧密相连。”记者恰逢正在讲解的旅顺博物馆志愿者、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张蕾。她的这番话，道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文化的边界，从来不是地理距离所能简单划定的。

“我在湖南、浙江等地的博物馆看到，他们会专门用一整层楼展示稻作文化，展出粳稻、籼稻等不同稻种，有的还设置了可以让小朋友亲手触摸的体验展品，非常生动。很多人以为稻作文化只存在于南方，而我们大连有史前稻作遗存，而且是稻作文化传播路径上的重要一环，我们很有必要把它宣传出去。”张蕾说。

每逢路过大嘴子遗址，刘俊勇都会忍不住扬头远眺，往事历历在目。“我这辈子参与过十几个考古项目，但大嘴子遗址是我遇到过的保存最完整、资料最丰富、价值最大的一处。能参与这次发掘，见证它的面世，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他说。

6罐炭化的谷物，连同它们所承载的文明传播史，等待着被更多人看见、听见。在快速路川流不息的喧嚣中，那座不起眼的土丘依然沉默，但它的故事，正在被一点一点地唤醒。

国宝AI了



大嘴子遗址发现的炭化稻米。

## 去大嘴子看看吧

本报记者 韩卓航

用陶罐装粮食很寻常，但如果这罐粮食来自3000多年前呢？

这里就是大连大嘴子遗址，一处伸进黄海的半岛尖端。1987年，考古人员挖出了6个陶罐，里面装满了炭化的谷物。

鉴定发现，其中居然有稻米！

这是东北首次发现稻米，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稻米最北的地点。这一发现，补上了“水稻东传”路线的关键一环。专家推测，中国栽培稻从长江下游出发，过山东、到辽东，再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大嘴子，就是这条文明传播线上的“中转站”。



扫码观看视频



AI呈现大嘴子先民的农业生活。



大嘴子先民生活场景模拟图。

制图 董昌秋  
部分素材由AI生成

# 三千年前，人间烟火

本报记者 曲琦

根据大嘴子遗址出土的房址、器物与动植物遗存，考古工作者还原了一幅3000年前先民们的生活图景——那是一个面朝大海、稻渔并举的渔村聚落，烟火升腾，生机盎然。

## 向海而食

打磨一支笔直的骨鱼卡去海边垂钓——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捕捞回来的渔获吃不完，便用卤盐腌制，码在陶罐里储存起来；带着弓箭、石矛去狩猎，马鹿、斑鹿、麝和狍等各种野味皆可捕获……这是3000年前，大嘴子聚落里先民们的日常生活，妥妥的丰衣足食。

几千年后，当考古铲轻轻拨开这个海边聚落上的层层黄土，那些深埋地下的房址、器物与动植物遗骸，穿越时光的阻隔，将一个鲜活、温热、充满烟火气的渔村生活场景，缓缓铺展在我们眼前。

天刚蒙蒙亮，先民们开启了与海共生的第一天。从出土数量较多的陶网坠和骨鱼卡中可以推断，当时的渔业经济相当发达。陶网坠形制多样、工艺成熟，或穿孔，或刻凹槽，体积小而轻，套上渔网，用于浅海作业。骨鱼卡则是一件非常独特的渔具，鱼骨被磨得笔直，两侧带尖，中间有凹槽。使用时，凹槽系线，两端挂上饵料，投入水中，待鱼吞食后排水之际，鱼卡便顺势横卡在鱼嘴中——这个直直



出土的舟形陶器(正视与俯视)。

铜铍，通长8.2厘米，宽2.3厘米。

的钓钩竟如此精巧。

通过遗址中出土的舟形陶器，考古人员推断，当时的渔民们已经有了轻便的出海小舟。当他们载着渔获归来，岸边的人们便将沉甸甸的鲜鱼搬运到聚落中。妇女们围坐成一圈，手持磨得光滑锋利的石刀，剖开鱼腹、去除内脏，动作娴熟流利。对于一时吃不完的富余鲜鱼，她们撒上自己卤制的海盐，拌匀腌渍，晒干后摆放在陶罐里。在大嘴子遗址三十七号房址的地面上，十几件装满鲜鱼遗骸的陶罐中，清晰可见鱼头、鱼骨层层叠叠，俨然一个专门的渔获仓库。

## 向土而耕

与渔猎相伴的，是深耕细作的农耕岁月。聚落周围的坡地上，另一群人正忙着劳作。他们手持石斧，弯腰播下粳稻和粟的种子。后来，那些丰收的稻米被贮存，因失火炭化后留存至今，整

整装了6个陶罐，震惊了考古界。那一颗颗黑色小籽粒，证明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已熟练地掌握了水稻种植技术，并打磨出许多棱角分明、刃部锋利的工具，生产力显著提高。

山林也是先民们的天然粮仓。马鹿、斑鹿、獐、狍在山间出没，猎手们带上磨制锋利的弓箭、石矛，领着猎犬一同出行。猪是主要的家畜，圈养在聚落的角落。大部分猪都会养到10个月至2岁才宰杀，可见当时的养猪业已经相当成熟。农业、渔猎、饲养相辅相成，让这个海边聚落的日子过得安稳且殷实。

他们居住在哪里？走进聚落，首先映入眼帘的是10座方形石筑房。平地上用大小均匀的石块垒砌出矮墙，简单而坚固，像是存放粮食、工具的储藏间，或是临时休息、举行小型祭祀活动的场所。聚落中更多的是半地穴式房屋，是先民们真正的“家”。其中的第十五号房址，西南角有一个向外延伸的斜坡门道，地上铺着石板，在屋外形成整齐的两级台阶。房屋内部南北长4米、东西宽3.7米，空间比较宽敞。墙角有一个平台，摆放着十几件大小不一的陶罐、陶壶，器表上带着手工制作的纹路，用来盛水、存粮或是做饭；一侧则摆放着石斧、石刀和磨石等7件劳作工具。

## 向美而居

大嘴子先民的生活，不止于温饱。

遗址出土了很多美丽的陶器，三十五号房址中还发现了两方留存着红、白颜料的石砚，残留的颜料色泽依旧清晰。原来，那些线条流畅、图案精美的陶制品是先民们亲手绘制上去的，或许承载着部落的图腾与信仰，让平凡的器物有了韵味与美感。

还有一串美丽的贝壳项链——许是先民去海边捡拾来贝壳，精心切割、打磨成圆润光滑的小圆柱状串珠，再用细麻绳串联而成。它看起来非常精致，也佐证了大连海洋文化的源远流长。在劳作之余，佩戴上这样一件饰物，想必也是先民对美的朴素追求。

当然，3000年前的生活并非只有岁月静好，纷争与守护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环绕聚落而建的三道石围墙，用来抵御猛兽袭扰或是外族侵犯。围墙之内，房址中出土了大量石戈、石剑、石矛、石铍，还有一件形体硕大的柳叶形青铜镞。历经岁月斑驳，它依然尖锐，足以说明当时的冶炼工艺也已相当成熟。这座面朝大海的聚落，既有渔舟唱晚的安宁，也有枕戈待旦的警觉。

后来，一场大火将这个1万平方米的聚落燃烧殆尽，曾经的热闹之地渐渐变成黄土覆盖的山坡。如今，站在大嘴子遗址上，时间不语，海风依旧，我们只能从出土的文物中拼凑起他们的日常——面朝大海，春耕秋收，围猎捕鱼。3000年前，有一群人曾如此热气腾腾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